

■ 意犹未尽 ■

那年夏天

■ 尤 熾 文

那年夏天,窗外的知了不停叫唤着热啊热,屋里的电扇不停地转。人们都显得坐立不安,带着些许烦躁的情绪,埋怨着老天爷。门口传来了急促的自行车铃声,外婆从厨房的窗户探出身子张望,邮局的叔叔递过来一份电报。这份电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剂制冷剂。所有人的情绪都降到了冰点。我的姨妈,去世了。

那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我的姨妈,和当时许许多多青年人一样,带着她美好的青春和容颜,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期许和向往,一腔热血,满怀激情,坐了几夜几夜的火车,朝向新中国的边陲,那个充满着异域色彩的地方,义无反顾地去了。这一去就是十几年。每年的夏天,她会带着好多葡萄干、哈密瓜回来,分给家里的孩子和左邻右舍。她会告诉我们很多异族的民间传说,那些鬼怪图腾的故事,我已经记不清内容,我也想不起她那时的容颜。母亲抽屉里的一张泛黄的小小的一寸花边照,是我对她全部的记忆。而这些残存的记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叶的一个夏天,戛然而止。

姨妈去世了,生病去世的,是在手术台上去世的。生了病,看医生,要手术,进手术室,然后,就没有了然后。

那天,大人们都坐在前客堂里,不知道商量些什么。我和哥哥、妹妹们则在后房里,高兴地玩耍。不多时日,一个姐姐来了。她高高大大,粗粗壮壮,黝黑的皮肤,红红的脸庞,头发长长的披在肩上,满脸堆笑着看着一屋子的人,有些无所适从。我以前没有见过她,妈妈让我叫她英英姐姐。她那时十几岁了,而我,还是幼儿园的年纪。她来了,住在外婆家。后来我知道,那是我姨妈的女儿。我的姨妈,一共生养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女儿,后两个儿子。但是,我只见过这个姐姐。

那时候,我经常去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眉州路的外婆家玩,我爸爸妈妈上班的工程队,离我外婆家不远,就

在平凉路隆昌路上。早上,爸爸妈妈把我放在外婆家,然后去上班。晚上,他们再把我接回奶奶家。英英姐姐在异乡长大,好多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她和我也很少玩到一起。经常是我和妹妹在玩游戏,她在边上笑盈盈地问为什么?这有啥好玩的?有时候,爸爸妈妈把她带来我爷爷奶奶家玩。她会对什么都感到很稀奇。那时候,为了给开水降温,大人会把开水倒在杯子里,然后用一个脸盆装满凉水,再把杯子放在脸盆里,通过这种方式给杯子里的热水降温。英英姐姐好奇地问这是在做什么啊?我告诉她,这样水杯里的热水就会很快凉下来,口渴的时候就可以一饮而尽了。她噢一声,又呵呵呵笑起来。

住的时间久了,英英姐姐的坏毛病也逐渐暴露了。她看着非常的邋遢,衣服好脏也不换,头发油得都并在了一起,她也不在乎。不单单是不讲卫生,而且也很懒惰。从来不帮外婆舅妈做事,老是出去玩,很晚才回来,搞得一家老小都没法睡。但是,她对大人的担心和不满从来都是一笑了之,依然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久而久之,大人们开始嫌弃她。后来,街道安排,给她到制衣厂谋了个女工的活计。她也乐意去做。每天乐呵呵出门,傍晚又乐呵呵回来。虽然,她依然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但是,至少生活有了规律,慢慢的人也精神起来了。

外公当时已经中风了,平时行动不便,一直拄着拐杖行走。他不太过问家里的事情。对于英英姐姐的作风,更多的也许是对亡女的思念,没有发过什么声音,以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对待。外公的这个态度,多少引起了舅舅舅妈们的不满。可是,在以外公为中心的绝对家长制的家庭里,大家也只能选择接受。对于英英姐姐的种种不满,大人们也只是在背地里议论议论,很少公开指责。

没有多久,政府对于知青子女有了政策。但凡是年满十六周岁的知青子女就可以回沪落户!这是久旱逢甘露的喜事吧?然而,当大家以为姨妈的这个不讨人喜欢的女儿将要永远留在这个大家庭的时候,外公做出了惊人的决定:拒绝了她的落户。外公这个寡言而倔强的老头,一直无法释怀自己女儿客死他

乡的事实。他曾经多次询问英英姐姐,关于姨妈的病情,以及手术前后的情况。可是,姐姐却闭口不谈,总是嘿嘿一笑搪塞过去。与其说这是她不愿提及亡母的伤心事,倒不如说是她维护自己父亲的女儿心。在姨妈离世后不多时日,姨父就再婚了。外公对这个女婿的不满溢于言表,但他没有责备,他只是想弄清楚自己女儿离世的真相。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真相。只是,一个老父亲,没能亲手送走自己掌上明珠的那份遗憾,需要借一种方式进行弥补和宣泄罢了。

外公的心或许是石头做的,因为他是那么的决绝,不容商量。无论英英姐姐有多少不是,这个拒绝落户的决定,反而为她博得了不少同情的叹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上海户口是多少人努力奋斗的天花板?是多少人梦寐以求又望尘莫及的一席之地?派出所的民警叔叔来了,来了两位,坐在外公的卧室里和外公谈心。多少利弊得失,外公不是不知道,但是,谁也动摇不了他的决心。

又是一个夏天,英英姐姐走了。和她母亲当年一样,没有眼泪,没有留恋,义无反顾,面带微笑,头也不回的走了。那个高大的背影,在地平线上消失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涌现。从此以后,她仿佛是沙漠里的一颗沙子,没有人知道她飘去了哪里,又落到了何处?从此以后,没有关于她的任何只言片语的消息,她仿佛是沙漠里的一滴水珠,没有人感受到她的存在,也没有人意识到她的离去。

三十多年了,你就这么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了。三十多年了,你是否还记得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你的家?虽然她曾经冷漠对待了你。三十多年了,外公外婆都已经相继离世,你是否还对他们心怀怨恨?亦或是爱?三十多年了,也许你我曾经无数次擦肩而过,但却认不出对方的容颜,以及那背后的血缘亲情。三十多年了,你也身为人母了吧?孩子们是否也继承了你的坚强和乐观?三十多年了,你是否也在为生活到处奔波,为理想长途跋涉?三十多年了,在某个夏天的夜晚,满目繁星之下,你可曾还记得我?你的姨表姐妹?是否还记得那脸盆里的一个个水杯?

辈(背)辈封侯。

即便门外一支支简单的花岗石栓马桩,也打磨光洁,每根的顶端,都蹲着形态不同的瑞兽雕刻,憨态可掬的小麒麟、小狮子。其余如上马石、旗杆石、门墩、石鼓、护栏、石阶等,无不精雕细刻,巧夺天工。

而这一切,还只是外在的。

诗有诗眼,围棋讲眼位,我见王家之“棋眼”,实在于子弟教育。“敬业堂”内设“养正书塾”,这是小少爷们的启蒙书房。门框青石浮雕:岁寒三友松、竹、梅,从小励志。书塾正堂有联:“染成绿萼初华好觉暗香入室,偶得古人精册较胜春风在庭。”感觉这就是王氏家族的品位和幸福观了。内涵精髓,尽在于此。核心建筑群“视履堡”内更有高级书斋“桂馨书院”。内分前、中、后三个精致小院,年轻的王公子弟一律在此奋发读书。遥想当时再有钱的人家,也无不将教育放在第一位。并由此可瞥见科举取士的社会影响力。

从出口慢慢步出,回看王家大院鳞次栉比。“大夫第”上大红门联再次映入眼帘:“高门凝瑞庭院花团锦簇,家族昌盛府第书香盈舍。”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游园(上海古华园) ■刘东林

■ 岁月悠悠 ■

童车

■ 张 勤 文

幼童站立尚且不稳,却也喜欢独自玩,玩的地方就在童车里。那时家里也没有什么正式的摇篮童车,很多时间就是在爷爷自制的立囤里度过的。那种立囤就相当于现在的童车功能。

立囤是用当年新割的稻柴编织成的,高一公尺有余,底部直径八九十公分左右,先用稻柴扎成光滑紧实的一道道箍,然后一圈圈地互相编结在一起,立囤上每一道稻柴箍都凝结着爷爷深深的爱。里面还会进行一番内部装饰,缝一圈碎花布,垫一件小棉袄,塞一个暖水壶等。这样就地取材用稻柴做成的立囤柔软暖和,不会磕碰到皮肤细嫩的幼儿,特别适合冬日里幼儿的独立活动。幼儿能在里面咿咿呀呀不哭不闹地玩好久呢,大人也能腾出手来在一旁干些家务活,哪怕是在滴水成冰的冬日,一家也是其乐融融。

只是立囤下面没有轮子,所以不能自由移动,难以满足再大一点的孩子想要走出去看花花世界的需求。那时有的人家就从亲眷家借来木板或竹子制成的手推童车,下面装着四个车轮,可以推着车四处串门走动,车移物换,动感与景致的变幻,常使幼童在车里快乐得手舞足蹈,咯咯咯地笑出声来。但这种推车也有缺点,就是没有立囤保暖,不适合冬天使用。

人就是奇怪,及长大一点,带来那么多欢声笑语的手推童车便遭到了小孩的排斥,小毛孩一放进童车就闹情绪,总想着要自己独立走出去,要开始学步。虽然不记得自己蹒跚学步的样子,但印象里邻家表妹学步的样子还很清晰。头发稀疏的小丫头,一脸的倔劲,从妈妈的怀中挣脱,晃悠悠迈开稚嫩脚步,扑棱着双手冲向爸爸的怀里。只是两三米的距离,却走得异常惊险,也十分精彩,成功了,笑得合不拢嘴。有了独立的第一步,就有第二步,有了第一次,就要尝试第二次。从两三尺,到四五米、

六七米,距离越来越远,步伐越来越稳当,不知不觉间能够摆脱童车了,能够独立玩耍了。

我们小时候虽然物质贫乏,但有关车轮的玩具却也不少。小队里的小伙伴一般都是玩自己制作的木板轮滑车,我们喜欢形象地将其叫做弹子轮盘车。就是一块木板下面安装着三个或四个从拖拉机上废弃下来的轴承,人坐在上面,用两根短木棍往后用力一撑,能在生产队的仓库场水泥地上一圈又一圈地来回滑动。再就是滚铁环,玩的是平衡技巧,也是满足了心里对车轮滚滚向前的那份速度与激情的向往。我的小伙伴里,滚铁环玩得最溜的是阿峰,虽然他的鼻涕长年没能擦干净,但他手里的铁环玩得变幻莫测,能爬坡过桥,能急转弯,能原地立停,甚至能上树,真是一绝。所以从小到大,在我心里阿峰一直是个能人。

小队里还有个叫阿明的知青,是从城里插队到我们生产队的,长得白净,为人和善。不久阿明和队里一位叫阿水的姑娘谈婚论嫁,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真正地插队并落户到了我们小队里。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区别就是生活方式和理念不一样,比如早上城里人还会晨跑,烧菜用酱油要分出老抽生抽来。但在我看来,其中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他家拥有小队里唯一的一辆真正意义上的童车。那是一辆铁质的红色三轮小车,大人骑的车子该有的物件它一样不缺:三个轮子小巧玲珑,前面的龙头往两边弯出一个漂亮的弧度,龙头上安装着一个手动小铃铛,中间有一个垫着海绵包着皮的舒坦座位,高低大小正适合幼儿园阶段的孩童。因为羡慕惦念这辆童车的缘故,小时候我和妹妹时常到他家去玩,那辆童车我们瞅了一眼都感到浑身舒服。他家的姐妹待人友善,常邀请我们在小车上坐一坐,摸一摸,骑一骑。我和妹妹就在他家小小的庭院里一圈圈快乐地骑车,要过了许久才依依不舍又小心翼翼地从小童车上下来。回到家里,那份骑行的奇妙感觉能让我们开心回味好几天呢。

岁月如梭,一切仿佛就在昨日,却发现如今表妹的小儿子都已经不坐童车了。

■ 旅游日记 ■

大片屋顶之下

——山西游记

■ 赵韩德 文

游山西,发现山西人爱言“大”:黄河大苹果,黄河大鲤鱼,壶口大瀑布,云冈大佛,大红枣大核桃大槐树……;晋人呼父亲曰:“大”;有个城市干脆就叫大同。著名的大院有王、乔两家。

在王家大院参观,最奇特的感觉,就是脚下常常拥出大片的屋顶,和纵横交错弥漫开去的屋脊。四面八方松涛般起伏的大片青灰色屋顶向你涌来,千态万状高高低低的屋顶使人置身在屋脊瓦片的海洋之中。王家大院的主体建筑群依山而建,路就常常盘旋于屋顶之上。更奇怪的是,还有数不清的“烟囱”,远远近近的挺拔地抽出于屋瓦,个个精心制作,非常漂亮,且一律装饰以砖雕瑞兽。瑞兽们(麒麟、狮子)张开大口,似在吞云吐气。难道有这么多的厨房?打听下来才知,那不是厨房的烟囱,而是墙的通气孔。

这里的青砖墙结实敦厚,夹层,

中空。冬天,夹层像暖炕一样生起火来,墙顶端兽口中云烟缭绕,整堵墙暖和得像竖起来的炕,故而被称为“暖墙”。

我想,“地暖”与它一比,实在是没戏。

在屋顶波涛的下面,千门万户眼花缭乱,大小院子参差错落。正院、偏院、套院、跨院;堂屋、客厅、厢房、书院;甬道、过厅、幽径、照壁;院中院,房上房。宏观结构已让我叹为观止,星罗棋布无处不在的砖雕石雕,更使我惊讶。

所有的廊柱房柱,都垫以墩形础石,石上精美浮雕。浮雕分层:一层是方胜纹,二层缠枝花叶莲花牡丹葡萄,三层雕瑞兽狮子白象,最下层为祥云袅袅。所有门洞,无论便门还是大花园的月门,不砌砖阶,均置以各种石雕踏步。大门边门,两侧置石抱鼓或石墩,饰以形态各异的狮子,还有麒麟、貔貅、仙桃、灵龟,大象,蟾蜍,游鲤,荷叶等等。上下楼梯有砖石扶板扶手,端部石雕多为猴——猴者侯也;大猴背小猴,